

横渡死亡之海

陆小娅

曾哲 / 主编

©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走读西部·漂泊笔记丛书

陆小娅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横渡死亡之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横渡死亡之海/陆小娅著. - 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
2000.5

(走读西部·漂泊笔记丛书/曾哲主编)

ISBN 7-80105-866-6

I. 横… II. 陆… III. 探险 - 中国 IV. N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27380 号

横渡“死亡之海”

主 编 曾 哲
编 著 陆小娅
策划编辑 臧燕燕
责任编辑 韦尔立
封面设计 王 斌
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排 版 北京市汇宇达公司
印 刷 公大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1/32 开
7.875 印张 167 千字
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
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—5000
书 号 ISBN 7-80105-866-6/K·110
定 价 16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09
电话: 64010831 64010840



经过 11 天的漂流，探险队到达沙漠南沿的阿拉尔绿洲。



漂流在和田河上。(丁人人摄)



行船休息时我抓紧时间作笔记。



麻扎塔格山上的古戍堡。(丁人人摄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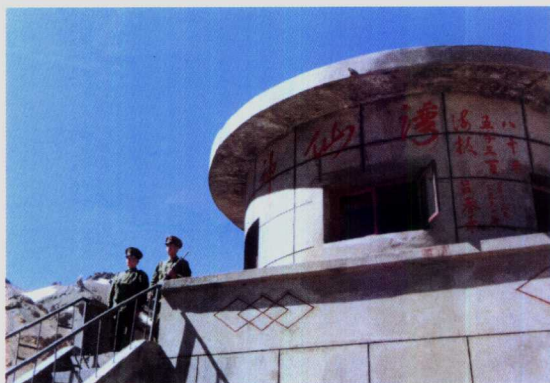
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，我晒成了黑人。

新藏公路，穿越昆仑山、冈底斯山，一直通向西藏阿里。





三十里营房医疗站的女兵古丽和小狗“药瓶”。(陆小娅)



世界上最高的驻兵点—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哨卡。



郭凤林团长带我们爬上喀喇昆仑山口。(陆小娅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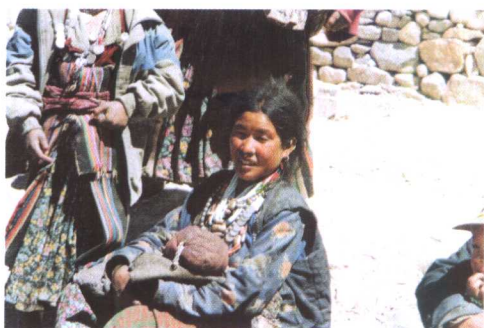
康西瓦烈士陵园。(陆小娅)

新藏公路天岔路口。(陆小娅)





普兰－雪山环绕的地方。(陆小娅)



戴鼻饰的科加妇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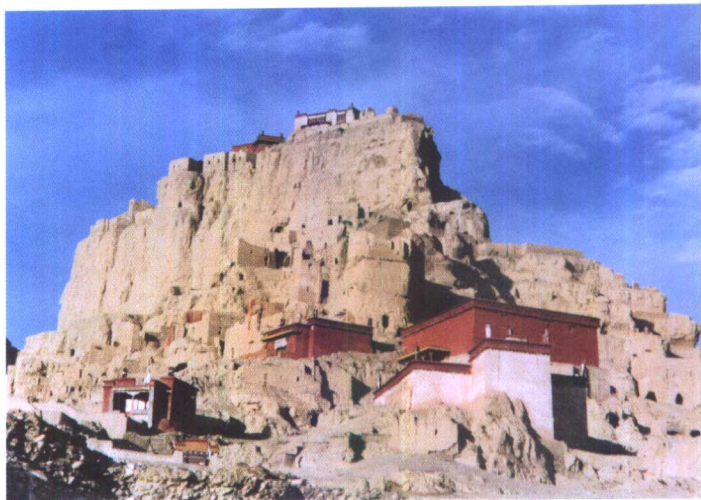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尼泊尔来的朝圣者赤着双足，不知他怎样走过荒原，去到神山脚下。



远远望去，科加的民居很像一张人脸，旁边架着独木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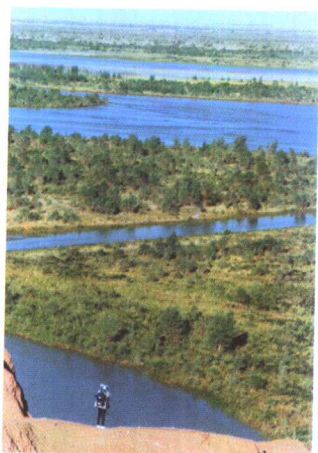
永恒不败之湖—玛旁雍措



古格王国遗址。



29 岁的普布曲桑独自一人看守着古格废墟。



在沙漠腹地，和田河形成网状河道。

扎达土林



是内心的渴望还是偶然的机缘，使陆小娅，这个《中国青年报》年过不惑女记者连着三年踏上危险的行程？1994年，她随中国探险协会“沙漠之舟”探险考察队，在夏季的酷暑中，乘着昆仑山的洪水，在和田河上漂流了11天，由南向北穿跃过了塔克拉玛干沙漠；1995年，她独自上路，坐一辆军用卡车，跃上了喀喇昆仑山脉，来到世界上最高的哨所——海拔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连；1996年，她作为记者团惟一的女记者，从拉萨西行阿里，一直深入到喜马拉雅山中与世隔绝的什布奇峡谷，然后又沿新藏公路北上，再次穿越喀喇昆仑。

《横渡“死亡之海”》是她这三年行程的纪实，也是她心路历程的纪实。冰峰热血，侠骨柔肠，激情与豪迈，缠绵与决绝，演绎着人与自然的对话与苦恋。波涛汹涌，星空浩瀚，无际的荒原，庄严的神山，激发着心醉神迷的高峰体验。

陆小娅，祖籍四川，生于重庆，却不爱吃辣椒。一岁零九个月随父母从三峡出川，15岁到陕北农村插队，当过赤脚医生、生产队会计和大队妇女主任。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，当了六年中学老师。80年代初期考入中国青年报社当编辑，1991年创办了至今仍在开通的“青春热线”心理咨询电话，1993年获首届邹韬奋新闻奖，现为中国青年报副刊中心主任。酷爱读书，酷爱大自然，以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为平生最大愿望。

目 录

一、横渡“死亡之海”

——漂流和田河，穿越塔克拉玛干探险手记 1

二、黑石群的召唤

——二上喀喇昆仑 112

三、荒原如梦

——西藏阿里行 171

后记 242

横渡“死亡之海”

——漂流和田河，穿越塔克拉玛干探险手记

太阳落到大漠西边的灰雾里快一个小时了。迷蒙的暮霭里，温暖的橙红色一点点淡去，夜的墨黑正浓浓地溢出。

我拉着“少年梦幻号”橡皮舟，赤着脚孤伶伶地站在和田河心的浅滩之上。

和田河，这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时令河，宽广得令人惊心动魄——在许多地方，河面超过了两公里。此刻，右岸的胡杨林只剩下一片黑黢黢的影子，左面水天相连，河岸遥不可见。浑浊的河水在夜的暗影里似乎变得越来越粘稠、厚重，紧紧地将我四面合围。

我努力睁大眼睛，死死盯住河面上那个模模糊糊的身影，那是穿着红衬衫的队长正越来越远地离开我，蹚水溯流而上，去与搁浅在河中的其他几条船联络。在河水微弱的反光中，红色的背影渐渐地模糊成一个黑团，又慢慢缩小成一个黑点，最后融进了暮色之中。上游方向数百米的河面上，本来影影绰绰可以看见的四个黑点也倏然消失，无论我怎样睁大眼睛，都再也找不到它们的踪影。

苍茫天地间，剩下一个孤单的我。

1

横
渡
『
死
亡
之
海
』

“他们到哪儿去了？我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风夹着大漠的余热吹来，耳边只有水声涛涛。

我飞快地爬到船上，掀开苫布，从队长的背囊里摸出手电。天黑尽后，只有它能够指示方向，使江征队长安全回到我的身边。他有多年野外科考经验，只要他能回来，我们就一定有办法冲上岸去。但如果他被急流卷走，这么大的水声，又是逆风，没有人能听见我的呼喊。

在焦灼中，时间似乎被无形的手用力地抻长。仿佛过了好久好久，夜色中才终于出现了队长的影子。他蹚着水回到船边告诉我：“他们过不来了，已经漂到左岸去宿营。本来想用条船给咱们送点吃的和帐篷，试了一下，不行。”说着，他脱下摄影背心递给我：“这里有两万块钱，你先替我拿好，我到右面看看能不能靠上去。你拉住船，千万别动！记住，即使船漂了，也使劲儿拉着别动！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，难道他做了最坏的打算？”我刚刚松弛的神经又紧张起来。我知道右边是冲刷岸，水很急，害怕他会出什么事，也害怕一个人留在昏暗的河中。在黑夜、大漠、急流中，江征队长是我内心安全感的惟一来源。

队长没有听我的劝阻，朝着右岸走去，回来的时候衣服已湿到腰际。

“不行，水太急，恐怕上不去，咱们再往前漂一段。”

我们上了船，在黑暗中一言不发地操起桨来。现在对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是尽快冲到岸边，找到一个合适的靠岸地点，上岸宿营。

本来下午出发时大家兴致很高。漂流探险已近尾声，快到沙漠北沿的阿拉尔绿洲了，我们在左岸碰到一个“独立家

屋”——一对维族夫妇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住在沙漠深处。我们买了一只羊，请主人杀了剥好皮，扔进“少年梦幻号”的前舱，准备宿营以后烤着吃。下水后，队长担心我们会误入右岸的和田河故道，因此要求全队靠左行驶。我曾反复在地图上琢磨过这条故道，它非常宽阔，和主河道几乎没有区别。在向东岔开之后，它流进沙漠，最后被沙漠吸干而消失。如果我们真的漂进了和田河故道，那就只有弃船背着东西走出沙漠。这在酷热的盛夏，当然是一件艰苦而可怕的事情。

傍晚时分，估计已经漂过了和田河故道，队长想带着全队靠右岸宿营，因为右岸有沙山，大家可以睡在干燥的地方；有柴禾，可以烤羊肉。更重要的是第二天准备向右纵深展开，再一次对胡杨林进行考察和观测。可当我们的“特混舰队”从左岸摆向右岸时，恰好顶风，风力瞬时达到五级。我们不停地划呀划呀，力气都使尽了，右岸的树林仍是一片模糊的影子。为了鼓舞士气，我将《60首军歌联唱》的录音带插进录音机，按下PLAY键。

雄壮的音乐响起，我强打起精神随着节奏拼命地划。划不动了，数着数划；数不清了，唱着歌划。好不容易挣扎着前进了一点，又在河中心遇到了大片浅滩。我们的“少年梦幻号”首先搁浅，后面的船不想重蹈覆辙，便绕道而行，但还是陆续被撂在河心浅滩上。就在我们不断地下来拖船的时候，太阳西沉了。

现在，除了队长后背的轮廓，什么都看不清了。右岸的树林不见了，河岸不知在什么鬼地方，夜的黑色羽翼已悄然遮住了一切。我完全丧失了方向感，除了身体还在随着波涛

起伏外，心里也一片茫然，管它呢，听天由命吧！

忽然，正前方出现了一道黑影，看上去像个长着胡杨林的小岛。“也许可以到那儿宿营？可还要多久才能漂到那里？不对，我们好像是迎着冲刷岸，能靠上去吗？”我一边加速划桨，一边在心里嘀咕。

突然，队长把桨停了，回过头来说：“太危险了，不能再往前漂了，我们就地宿营吧。”

“就地宿营？”我愣了。船舷右边勉强可以看出有一片黑乎乎的滩，大约只有几平方米，手电照在滩头上，只见几根上游漂下来的芦苇挂在那里，随着水流来回漂荡。

这么小的一片河心浅滩，能放住船吗？万一半夜涨水把船冲走了怎么办？在河心宿营，既不能点篝火，又不能睡觉，这一夜该怎么过啊？可想到白天多次遇到的两米大浪和那些倒在水里、能够刺穿船体甚至人体的大树，我知道在这“月黑风高夜”往下漂流更加危险。也许，在这片河心滩上宿营，是最好的选择了。

我跳下船，帮着队长一起把船头拖上浅滩。打开手电一看表，23：00整。

我们被黑夜封锁了，封锁在波涛滚滚的和田河上，封锁在32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里。

“你寻求什么，在这遥远的异地？”

你抛下什么，在那自己的故乡？”

暗夜中的大漠长河之上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诗句飘然而至。是呵，我们为什么要离开都市，离开家庭，闯入这片素有“死亡之海”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？